

果戈理少年生活琐闻

伊·格·帕先科

伊·格·帕先科（？—1848），果戈理涅仁中学低班同学。这篇回忆录是文学家维·帕什科夫根据帕先科的叙述整理的。

“伟大艺术家的每个特征都是历史财富。”

——维克多·雨果

我们著名的果戈理，不仅心思极为灵巧，还是个无人能模仿的、面部善于表情的喜剧演员和卓越的朗诵家呢。果戈理生来心思灵巧、幽默、滑稽并善于讽刺。这些主要的特征都鲜明地表现在他的每一部作品中，几乎每一行字里，尽管文字还不能完全表现出作者的面貌来，对此果戈理本人也曾说过，“文字永远表现不出作者十分之一的性格来。”因此，著名人物的行动或话语所表现出的内心世界的每一个特征，都是珍贵而有趣的，并应为后代保存下来。

从下面的这几件事中，便能看出果戈理的心思是何等灵巧了。别兹博罗德科公爵高级科学中学分为三个馆或三个部^①。我们成对地进出宿舍；也这样外出散步。每馆设有一名学监。第三馆的学监是德国人泽利格纳^②，他是一个丑陋、蠢笨、极端讨厌的人：高瘦枯干，还长着两条几乎没有腿肚子的细长罗圈腿；他

的脸不知为何总是难看地朝前扬着，就像猪拱嘴一样……两只长手前后摆动，仿佛装在身上似的；背有点驼，一双无神的眼睛露出愚蠢的神情，还留着怪模怪样的发型。然而泽利格纳的两条长罗圈腿迈的步子大极了，我们可太不喜欢他那双腿。稍有点什么，他马上就到了；一步，两步，三步，他早从排头赶到排尾；我们简直无法迈步。于是果戈理想出了一个办法，不让长腿德国佬走得过分麻利，编了四句讥讽他的歌谣：

捉狗人^③——长着一张猪脸，
两条仙鹤腿；
装上犄角，
就是沼地里的小鬼。

我们开步走，泽利格纳走在前头。突然后面的几排唱起这首歌谣来。他一步就迈到了后排。“谁敢唱，唱的是什么？”没人吭声，谁也不眨眼。前面的几排又唱起来，泽利格纳又奔向前排，那儿也没人吭声；我们又唱起来，他又跑到我们这头，还是没人吭声。我们就这样拿泽利格纳开心，直到他不再前后跑动为止。这时他已经一声不响地在我们旁边走着，只是不时回头张望，指着我们吓唬吓唬而已。有时我们实在忍不住了，哄然大笑起来。我们对付得好极了。果戈理和我们这样拿泽利格纳取乐，大家都非常开心，并且减慢了他的巨步。我们班有位姓里特尔的同学，身材高大，已经十八岁了，是个极爱多疑又轻信的青年。里特尔有个叫谢苗的老仆人。这位过分多疑的同学引起果戈理的兴趣，他同他开了下面这样一个玩笑：“我说里特尔，我早就观察你了，我发现你长的不是人眼，而是牛眼……可我一直不相

信，所以没对你说，现在我看准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你长了一双牛眼……”

他几次把里特尔带到镜子跟前，里特尔对着镜子仔细看自己，脸色变了，吓得浑身发抖，果戈理还在一旁列举各种证据，终于说得里特尔确信自己长了一双牛眼。

快到夜里了：不幸的里特尔倒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大声叹气，老看见自己那双牛眼。半夜突然从床上跳起来，叫醒仆人，吩咐他点蜡。仆人点着蜡。“谢苗，你瞧，我长了一双牛眼……”被果戈理买通的仆人回答道：“真格的，老爷，您长了一双牛眼！哎呀，我的天！这是尼·瓦·果戈理施展的法术……”里特尔完全绝望了，慌成一团。清早突然出现一片骚乱。“出了什么事儿？”“特尔发疯了！他因为自己长了一双牛眼而发疯了！”“我昨天就对他说过了。”果戈理非常自信地说，他的口气不容别人怀疑。人们跑到奥尔莱^④校长那里，向他报告里特尔出了件不幸的事。话音未落里特尔自己也跑来找奥尔莱了，痛哭着说：“阁下，我长了一双牛眼！”奥尔莱校长是位学问渊博的人，著名的医学博士，他慢腾腾地闻鼻烟，看出里特尔真因为长了一双牛眼吓疯了，便吩咐把他送进医院。于是大家把不幸的里特尔拖进医院。他在医院里呆了整整一个礼拜，直到医治好了臆想出来的神经病为止。果戈理和我们大家笑得要命，里特尔则去掉了多疑症。

果戈理卓越的观察力和对写作的嗜好很早就显露出来，几乎一进高级科学中学就显露出来。但要学习很多课程，几乎没有写作和写信的时间。果戈理怎么办呢？上课的时候，特别是晚上，他拉开抽屉，里面放着石板 and 石笔或者笔记本和铅笔，然后趴在书上，眼睛看着书，手在抽屉里写，并且做得非常巧妙，就连尖

眼睛的学监也没发现他要的花招。后来，看来，果戈理的写作热情越来越高，可没有写作时间，在抽屉里写作已经不能满足他了。果戈理又想出什么法子来了？发疯了！是的，发疯了！突然，三个级部一片惊慌：“果戈理发疯了！”我们都跑去看他，果戈理的脸色难看极了，眼睛里冒出一股古怪的光，头发竖立起来，牙齿咬得格格响，嘴里吐白沫，不断跌倒，向前扑，摔打家具——发疯了。慢性子的奥尔莱校长也跑来了，小心地走到果戈理跟前，碰了碰他的肩膀：果戈理绰起椅子，抡了一下，奥尔莱连忙向后退去……只有一个办法：把四个当过兵的残废杂工叫来，吩咐他们抓住果戈理，把他送进特别病房。残废们找个机会走近果戈理，冷不防抓住他，将他按倒在长凳上，把他老兄抬进医院。果戈理在医院里呆了两个月，出色地扮演了疯子的角色……

写《近乡夜话》的念头大概那时就成熟了^⑤。他需要时间，于是他便扮演了疯子的角色，并且扮演得像极了。后来大家也猜到了。

节假日，学生们有时爱在第二馆的一座不大的舞台上演喜剧和正剧。果戈理和普罗科波维奇这两位知心好友特别热心张罗，组织演出。演的戏有的有剧本，有的是学生们自己编的。果戈理和普罗科波维奇又是剧本的主要作者。果戈理最喜欢喜剧，并爱扮演老人的角色，普罗科波维奇则喜欢悲剧。有一次他们根据小俄罗斯生活的素材编了个剧本，果戈理扮演其中的一个羸弱的小俄罗斯老头，一个不开口的角色。大家练熟了角色，排演了几次。到上演的那天晚上，很多学生家长都来了，还来了不少外人。戏一共两幕。第一幕演得很成功，但果戈理没出场，第二幕才该他出场。观众那时还不认识果戈理，可我们非常熟悉他，急

不可待地等他上场。第二幕的布景是一间普通的小俄罗斯农舍，几株光秃秃的树，远景是一条河和一片发黄的苇塘。农舍旁边摆着一条长凳，舞台上空无一人。

一个羸弱的老头上场了，他头戴羊皮帽，穿着一件粗劣的羊皮袄和一双打了油的皮靴。老头拄着拐棍，呼哧呼哧喘气，勉强走到凳子跟前，坐下。他在凳子上使劲喘气，喘得浑身哆嗦，接着又哧哧地笑，不停地咳嗽，末了又哧哧地笑起来，像老年人那样声音嘶哑地、憋住气地咳嗽起来，突然放了一个响屁，以致全体观众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哈哈大笑起来……而老头不慌不忙地从凳子上站起来，颤巍巍地走下舞台，逗得大家笑得前仰后合……

从那天晚上起，观众便发现了果戈理，把他看成卓越的喜剧演员，并对他发生了兴趣。果戈理还演过一次老伯伯——一个吝啬鬼。这个角色果戈理练习了一个多月，主要的目标是让鼻子碰着下巴……他一连几小时坐在镜子跟前，使劲把鼻子往下巴上压，直到最终达到目的为止……吝啬的老伯伯这个讽刺角色他演得妙极了，逗得全场哈哈大笑，观众无比快活。我们大家那时都认为，果戈理一定会登上舞台，因为他极有演戏天才，并且具备舞台表演的一切条件：面部善于表情、会改变脸型和嗓音，并能完全进入他所扮演的角色。那时大家认为，如果果戈理登上舞台，就连著名的喜剧演员也会相形见绌。

归隐的司法大臣特罗辛斯基^⑥住在自己基宾采领地上的一座富丽堂皇的宅第里，……果戈理的父亲同特罗辛斯基是邻居，经常带着妻子，果戈理的母亲——先前的美人，到衰弱的老人家里去做客。他们有时也带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去。一八二九年中学毕业后，果戈理、丹尼列夫斯基和帕先科（伊万·格里戈里

耶维奇)打算到彼得堡去谋事。特罗辛斯基交给果戈理一封给民众教育大臣的推荐信。他们抵达彼得堡后,在一家简陋的旅馆里租了一间带前厅的房间住下来。朋友们住了一个星期,又住了一个星期,果戈理一直打算带着推荐信去谒见大臣。他打算去,可又一天天地拖延,这样过了六个星期,果戈理仍然没去……推荐信便留在他身边了。

果戈理的其他同学也陆续来到彼得堡,总共来了十几个同学:果戈理、普罗科波维奇、阿·谢·丹尼列夫斯基、伊·格·帕先科、库科利尼克、巴济利、格列比翁卡、莫克里茨基等^⑦。他们先后都在各个部里找到差事。莫克里茨基会画画,显露出油画家的卓越才华。老同学们常到某个同学的住所聚会,形成了一个亲密的小圈子,一起愉快地打发时光。果戈理是小圈子里的主脑。果戈理和库科利尼克都酷爱文学。果戈理认识普希金后便完全献身于文学事业^⑧。一天,莫克里茨基来到老同学的小圈子里,随身带着一包东西。“你拿的是什么东西啊,阿波伦老弟?”果戈理问道。莫克里茨基是个结巴,费劲地回答道:“这个……这个……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你别管;这是圣物……”“什么,什么东西,让我们看看!”“请别动手,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告诉你不许碰——这是圣物。”(包里是某公爵孩子们穿过的小西装,莫克里茨基绘画用的,他费了半天劲儿才弄到)果戈理抓过包裹,打开一看,原来是这种玩意儿,便往上面碎了一口吐沫,随手扔到窗外。莫克里茨基惊叫了一声,扑向窗口,想跳下去,可太高了。于是他向门口奔去,跑到街上,拣起包裹……大家笑得肚子都疼了。果戈理对当差既无才干,也无兴趣,只感到苦恼,因此经常旷职,躲在寓所里搞文学。他旷了几天职后来到司里,秘书或者股长便指责他:“这样当差不行呀,尼古

拉·瓦西里耶维奇；当差得像个当差的样子。”果戈理从衣袋里掏出事先写好的呈递皇上的辞职申请书，交了出去。他被解职了，又到别处当差。他一连好几次被解职，再到别处当差。

……假期途经莫斯科回小俄罗斯的时候，果戈理、丹尼列夫斯基和帕先科住在一家旅馆里。次日他们的仆人跑进来说，有位先生打听尼·瓦·果戈理，这时那位先生已带着仆人走进来了，问道：“果戈理先生住在这儿吗？”果戈理、丹尼列夫斯基和帕先科都没穿外衣，连忙往屏风后面躲：“请原谅，我们没穿外衣。”“没关系，请你们不必拘束，我很想同你们认识，并将感到无比愉快。”屏风后面一阵慌乱，这个把那个往前推。果戈理终于走出来，向那位先生作了自我介绍，原来他就是前任民众教育大臣伊·伊·德米特里耶夫^①。老人住在莫斯科，很想认识果戈理，而终于认识了。对他非常亲热，对果戈理的同伴也非常亲热，请他们来参加他家的晚会，他们答应了。那天有二十五位莫斯科的文学家、演员和文艺爱好者参加德米特里耶夫家的晚会，其中有著名的谢普金^②和他的两个女儿。殷勤好客的主人和所有在场的人一致请果戈理朗读《婚事》。果戈理坐下朗读。他一边坐着德米特里耶夫，另一边坐着谢普金。果戈理朗读得妙极了。他抑扬顿挫的音调，不断变化的面部表情，谁也模仿不了。听众快活极了，忍不住发出各种赞叹声，不时打断朗读。果戈理读到最后打了一声口哨……谢普金激动地说：“这样的喜剧演员我一辈子还没见过呢，也不会见到！”然后对两个准备登上舞台的女儿说：“这就是艺术家的最高楷模，这就是你们应当学习的榜样！”

① 别兹博罗德科公爵高级科学中学，即涅仁中学，分为三个部：低

级部、中级部和高级部，每部又分上中下三个班。中学设有学生宿舍，宿舍称为“馆”。

② 叶·伊·泽利格纳在涅仁中学担任过九年德语教师兼学监(1820—1829)。从泽利格纳致果戈理父亲的信中的一句话里便能看出他是怎样照管小果戈理的了：“不稍稍采用高尚的惩罚措施，任何年轻人都是教育不好的。”

③ 与泽利格纳发音相似。

④ 伊·谢·奥尔莱(1771—1829)，俄籍匈牙利人，医学博士、教授。一八二一至一八二六年任涅仁中学校长。一八二七年学校发生自由案件时，他同情以别洛乌索夫为首的进步教授。

⑤ 帕先科的估计不符合事实。果戈理一八二九年到彼得堡后才产生了写《狄康卡近乡夜话》的念头。

⑥ 德·普·特罗辛斯基(1754—1829)，果戈理母系方面的阔亲戚。历任叶卡特琳娜二世和保罗一世重臣。晚年在基宾采领地过着豪华的生活。他有私人剧场，时常上演喜剧。果戈理父亲是演出剧本的主要作者，并在这些剧中扮演主角。果戈理童年时代常随父母到基宾采去看戏，并从特罗辛斯基丰富的图书馆里借书看。

⑦ 在果戈理这群同学中，值得提一下的有四个人：1. 尼·雅·普罗科波维奇(1810—1857)，一位不大知名的诗人兼教师，但他是果戈理一生当中最亲密的友人之一，曾受果戈理委托办理过果戈理文集的出版事宜；2. 涅·瓦·库科利尼克(1809—1868)，俄国文坛上一度走红的剧作家、小说家和诗人，其作品以情节曲折和文词华丽而著称，曾赢得小市民阶层读者的喝彩。果戈理从中学起就讨厌他，以后一直没改变对他的态度；3. 阿·尼·莫克里茨基(1811—1871)，画家，从小喜爱画画，后跟俄国大画家魏涅济安诺夫和布留洛夫学画；4. 康·米·巴济科(1809—1884)，诞生在阿尔巴尼亚的希腊人，曾任俄国驻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总领事。

⑧ 果戈理认识普希金是他一生当中的一件大事。现在文学史家们一致确认他们是一八三一年五月廿日晚上在普列特尼奥夫家里认识的。

⑨ 伊·伊·德米特里耶夫 (1760—1837)，卡拉姆津时代的诗人，寓言家，归隐后一直居住在莫斯科。

⑩ 米·谢·谢普金 (1788—1863)，俄国天才的演员、现实主义舞台艺术的奠基人之一，果戈理终身不渝的朋友。他们是一八三二年夏天在莫斯科认识的。

果戈理当演员的尝试

尼·彼·蒙特

尼·彼·蒙特（1803—1872），不甚知名的文人，知道果戈理这段轶事的极少数人之一。

果戈理初到彼得堡时，经历过不少挫折。一八二九年秋天他曾打算当演员，投考过剧院，但未被录用。多年后他在致茹科夫斯基的信中还提到过这件事：“我要当上演员，就不愁吃穿了，他们每年有一万卢布的进项，有时还多。并且您也知道，我要是当上演员的话，决不会是蹩脚演员。”

论述果戈理的文章我几乎都读过了，但没在一篇传记性的文章中看到过对他生活中的一段趣闻的记述。既然每个人对像果戈理那样卓越人物的琐事都感兴趣，我决定告诉大家一件至今只有我和少数几个人知道的事。^①

一八三〇年还是一八三一年的一个清晨，我已经记不清了，仆人禀报有人求见。我那时给帝国剧院经理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加加林公爵^②当秘书。公爵就住在英国滨河街上别特林格先前居住过、如今好像理特尔居住着的那所第宅里，经理的办公室也设在那里。

我吩咐当班的听差去请求见者。我看见一个外表很不招人喜欢的年轻人走进来。他用黑头巾兜住面颊，穿着一身虽说还算体面，但很不讲究的西装。

年轻人有些不自在地给我鞠了一个躬，又相当羞怯地对我说，他希望把他介绍给戏院经理。

“请问您贵姓？”我问道。

“果戈理—亚诺夫斯基。”

“您有事要求见公爵吧？”

“是的，我想进剧院当演员。”

果戈理当时毫无名气，我怎能想到这个谦卑地站在我面前的求见者，就是《旧式地主》、《塔拉斯·布尔巴》和《死魂灵》的未来作者呢。我请他先坐下等一等。

他来得相当早，公爵还没穿衣服。果戈理坐在窗前，一只手撑着窗台，望着窗外的涅瓦河出神。他不时皱眉头，用另一只手托着腮，我觉得他好像牙疼。

“您好像牙疼？”我问道。“要不要上点花露水？”

“谢谢，不上也能过去。”

他默默地坐了将近半个小时后，向我问道：

“我很快就能见到公爵吗？”

“我想快了。他还没穿衣服呢。”

果戈理不再说话，又低头看涅瓦河，手指在玻璃上轻轻弹着。

公务员克鲁季茨基进来了，我请他打听一下，公爵穿好衣服没有。他马上就回来说，公爵已经在办公室里。

我先向公爵禀报，有位果戈理—亚诺夫斯基请求剧院录用他，然后把果戈理带进办公室谒见公爵。

“您有何贵干？”公爵问道。

需要指出，加加林公爵是位善良、宽厚、和蔼不过的人，只是外貌相当严肃，甚至可以说严厉，因此不熟悉他的人，初次见

面总有几分胆怯。大概他也给了果戈理这种印象。果戈理把帽子在手里转来转去，讷讷地说：

“我想进剧院当演员，请公爵大人录用我，准许我参加俄罗斯剧团。”

“您贵姓？”

“我姓果戈理—亚诺夫斯基。”

“什么身份？”

“贵族。”

“什么原因促使您想登上舞台？您既是个贵族，可以找份差事嘛。”

这时果戈理已经镇静下来，答话时不像先前那样胆怯了：

“我不是富有的人，找份差事未必能维持生活。我觉得自己倒适合演戏。”

“您演过戏吗？”

“从来没演过，公爵大人。”

“您不要以为任何人都能当演员：当演员需要天才。”

“也许我还有点天才呢。”

“也许吧！您想演什么角色？”

“这一点我现在还没想好，但似乎能演悲剧角色。”

公爵用眼睛把他打量了一下，讥笑道：

“我看呀，果戈理先生，您演喜剧大概更适合；不过这还得由您自己决定。”

随后，公爵转身对我说：

“请给果戈理先生开个条子，让他去找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面试，然后把结果告诉我。”

公爵点了点头，我们便退出了。

当时担任俄罗斯剧团监督的是著名的戏剧爱好者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拉波维茨基。他是个心肠非常好的人，但属于旧的古典学派。他常在家庭演出中同著名的叶·谢·谢苗诺娃^③（加加林娜公爵夫人）一道登场，自视为戏剧艺术的了不起的行家，并确信一个真正的悲剧演员必须具备：拖长声调念诗、朗诵、粗野的哀嚎和必不可少的啜泣，或者像当时所说的，戏剧打嗝。

我把可怜的果戈理打发到这样一位戏剧艺术的了不起的行家那里去了。赫拉波维茨基指定了考试的日期，大约在大剧院早晨排练的时候。他叫果戈理朗诵《德米特里·东斯科伊》和赫沃斯托夫翻译的《安德洛玛刻》^④中的独白。

我没旁听那次考试，但记得后来听马·阿·阿扎列维切娃、伊·彼·博列茨基和博琴科夫^⑤导演说过，好像还听彼·安·卡拉特金^⑥说过，果戈理朗读得很自然，一点不像朗诵。但那次当着几位演员朗读，果戈理连一段长台词也背不下来，只照着笔记本朗读，害羞得要命，朗读得确实胆怯，无精打采，而且老是打奔儿。

这样的朗诵，赫拉波维茨基，一位各式各样的哀嚎和戏剧打嗝儿的真正爱好者，听起来自然不顺耳，也不可能顺耳。他们告诉我，他皱起眉头，做出各种不耐烦的手势，没等果戈理朗读完《安德洛玛刻》中奥列斯特的独白就把他打住了，因为这段独白果戈理怎么也读不顺口，大概没有领略到赫沃斯托夫伯爵译文的妙处吧。赫拉波维茨基让果戈理再朗读喜剧《老人学堂》^⑦中的一场，但听了仍极不满意。

这次考试的结果是赫拉波维茨基派人给加加林公爵送去了一张条子：“您派来应试的果戈理—亚诺夫斯基不仅完全不能演悲

剧和正剧，就连喜剧也不能演。他对朗诵一窍不通，就连照着笔记本念都念得很糟，很不熟；他的体型完全不适合上舞台，特别不适合演悲剧。他承认没有任何演戏的才能，因此，如果公爵大人有意对他开恩，把他录用到剧团里来的话，那就只能让他跑龙套。”（这句戏班子里的行话指的是在舞台上送信、搬桌椅和扮群众角色的人，从不让他们张口。）^⑧

果戈理大概自己也觉得没考好，所以没去问结果。进剧团的事就这样告吹了。

此后不久，果戈理给伊·伊·索斯尼茨基^⑨朗读了《钦差大臣》，索斯尼茨基对这个剧本赞不绝口。赫拉波维茨基听说后问道：

“哪个果戈理？该不是曾经想当演员的那个吧？他写的剧本还好得了！他不过是个笨蛋，什么正经事儿也干不了。”

不久《钦差大臣》上演了，并引起轰动，可怜的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这时才认出作者就是被他刷掉并认定只配跑龙套的果戈理，他是何等惊讶呀！以后我常拿这件事打趣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是的，是的……我确实错了，认为他什么能耐也没有。

“不过我确信，他要当演员的话必定是个蹩脚演员……就是《钦差大臣》里也有不堪入耳的话，比如盖纪念碑和掀衬衣的那些话……您自己说像不像话！”^⑩

以后我又在符·费·奥多耶夫斯基公爵^⑪家的周末晚会上同果戈理见过几次面。果戈理那时已经很有名气了，同茹科夫斯基和其他的著名作家都交上了朋友。不知他是真不认识我还是装作不认识我。起码我觉得我们目光相遇时，他总把眼睛转向一旁，仿佛有些不好意思，并且从来不跟我说话，尽管奥多耶夫斯基公

爵已经介绍我们认识了。话又说回来，我无权要求他注意我。他是真正伟大的天才，如果不是更伟大的话，而我只不过是一个谦卑的文艺学徒，虽然为《祖国纪事》、《百科全书》以及其他几家杂志辛勤写作，但却默默无闻，无人知晓。我不知为何本能地意识到，果戈理不愿意别人知道他想当演员并投考过帝国剧院的事，所以在他生前我从未对任何人讲过。我现在决定把他这段轶事发表出来，不知道这样做好不好，因为他本人也许希望忘掉它呢。

① 我猜想，我听说的这件事我的老伙伴和老同事拉·米·佐托夫以及俄罗斯剧团的某几位演员也一定知道。——原注

② 谢·谢·加加林公爵（1795—1852），沙皇大臣，帝国戏院经理。

③ 叶·谢·谢苗诺娃（1786—1849），杰出的女演员，主演过拉辛等人的悲剧，受到普希金的称赞。一八二八年嫁给加加林公爵。

④ 《德米特里·东斯科伊》是奥泽洛夫的悲剧，《安德洛玛刻》（又译为《昂朵马格》）是十七世纪法国古典主义作家拉辛的悲剧。

⑤ 马·阿·阿扎列维切娃（1804—1888），彼得堡女演员，一八二一至一八四三年曾在彼得堡帝国剧院演戏。一八三一年《智慧的痛苦》首演时，她扮演丽莎，此后便被人称为“第一个丽莎”。伊·彼·博列茨基（1795—1842），亚历山德拉剧院报员。瓦·瓦·博琴科夫（1789—1856），彼得堡演员、导演。

⑥ 彼·安·卡拉特金（旧译为卡拉蒂庚）（1805—1879），喜剧演员、剧作家，出身于演员世家，对果戈理抱敌视态度。

⑦ 《老人学堂》是法国剧作家兼诗人杰拉文的喜剧。

⑧ 这张条子应当保存在剧院经理部的档案库里。我还记得，那年年底我把它交给了当时在办公室担任档案保管员兼收发的费多罗夫先生。

——原注

⑨ 伊·伊·索斯尼茨基(1794—1871),杰出演员,亚历山德拉剧院上演《钦差大臣》时,县长的第一个扮演者。还曾在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礼》中扮演费加罗,在《智慧的痛苦》中扮演法穆索夫。果戈理对他怀有敬意。

⑩ 赫拉波维茨基是个政治观点反动的人。《钦差大臣》在亚历山德拉剧院首次上演的当晚,他在日记中与道:“戏非常有趣,但对贵族、官吏和商人的辱骂简直令人难以忍受。”

⑪ 符·费·奥多耶夫斯基公爵(1803—1869),作家、政论家和音乐评论家。

回忆果戈理

米·尼·隆吉诺夫

米·尼·隆吉诺夫（1823—1875），图书馆学家兼文学史家，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担任过《现代人》杂志的撰稿人，曾一度同屠格涅夫、德鲁日宁、帕纳耶夫等作家保持友好关系，后来变成行政官吏，并步步高升，一直升到奥尔洛夫省省长。从一八七一年起直至逝世担任出版总署署长，曾屡次下令焚烧拉古舍夫等人的著作，成为反动分子。

……我初次见到果戈理是在一八三一年年初。我的两个哥哥和我都当过他的学生。那是他在彼·伊·巴拉宾^①家当家庭教师时的事。而且我记得还是在他结识阿·瓦·瓦西里奇科夫^②一家的前不久。果戈理是已故的茹科夫斯基^③和普列特尼奥夫^④推荐给我父母的。他们两位出于对我父母的友谊，一直为我们受教育的事操心。

这时期的果戈理确实很像《传记初探》^⑤作者所描绘的那样。果戈理给我们这三个九岁至十三岁的小男孩的最初印象相当良好，因为在我们这位新来的教师的温和的脸上，虽然时而流露出嘲弄的神情，但却找不到半点阴沉、严厉和学究的神色，而这三种神色往往被视为挂有教师头衔的人所必不可少的。我不想隐瞒，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当时正处于爱笑的年龄，见到果戈理没笑出来，恐怕只是出于礼貌，因为他的相貌不能不引起我们发